

國
朝
文
錄

二希堂文錄引

二希堂集漳浦蔡文勤公著其曰二希堂者謂學問不敢望朱元晦其庶幾真希元乎事功不敢望諸葛武侯其庶幾范希文乎蓋其生平拓落不羈以振古人豪自命潛心理學務絕其自私自利之心故其發爲文也義理則日月晶明氣勢則江河洶湧格力則龍虎爭鬥意度則原野安閒鑿鑿指陳皆有裨於學術治術無論鞏悅爲文講機局而工格調者不能及卽講學家洞見本原而不能發揮酣暢務爲諄復而不能紀律嚴明者亦不能及也先生之選古文雅正也持擇甚嚴自漢以後僅得二百餘篇凡理正而詞

不雅詞雅而理不正者皆不錄謂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
可誦讀先生之文吾知必有興起於百世以下者矣序傳美不勝
收今擇其文之尤者爲二卷上高李祖陶撰

二希堂文集目錄

卷一

歷代名儒傳序

歷代名臣傳序

歷代循吏傳序

四書朱子全義序

居業錄序

學規類編序

古文雅正序

重修漳州府志序

鹿洲初集序

八閩試牘序

代督學沈公作

送鄂少保相國經略西陲序

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

諸羅縣學記

月湖書院碑記

卷二

朱貞女傳

烈女賀氏義婢安氏傳

與陳滄洲總河書

與楊賓實先生書

祭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文

書李文饒傳後

書陳靜恪先生傳後

題陶存軒歸去來館圖

二希堂文錄卷一

漳浦蔡世遠聞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上

上高傳 壁藍田校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
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
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
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
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師○友○之○相○與

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爲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廣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爲研精性命。悉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爲僞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後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

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烝民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于我

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向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暇與世遠議修歷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闕歲高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

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岐於異說不汨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
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國家有用
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持論最平罕譬尤善

○ 歷代名臣傳序

五起

名臣傳之始於漢何也。秦以前左氏史記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
削陳平趙普何也。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陳趙於四者
有歎焉。非所以示訓也。故削之也。苟其心有可原。雖濶疎如陳賢
張浚。必錄之。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之不
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猶純用鈞距之術。揚雄爲莽
大夫。故均削之也。漢唐以來人材輩出。後先相望。畧綜其概。雍容
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
學爲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身爲開國功臣。

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綸。鬱不得施。嚮用方殷。遽奔之年者。賈誼。楊縮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所遭不偶。塞塞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武穆也。苦心調護。輸忠報國者。狄梁公。李鄴侯也。德高年蔚。爲國瑞者。高允。文彥博也。盡行所學。魚水相歡。貞觀致治。幾於三代。魏鄭公。偉矣。蘇綽。王朴。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尙矣。周勃父子。溫嶠。李晟。祖逖。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畧蓋世。寵利不居。張子房。高矣。東京鄧禹。亦可嘉也。抗節

不○屈○則○張○許○段○顏○又○信○國○余○闕○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
陳○瓊○胡○銓○最○顯○合○千○數○百○年○之○巨○公○碩○彦○崇○勳○峻○節○彙○次○成○書○若○
聚○之○於○一○堂○而○親○聞○其○聲○效○緒○綸○也○若○設○身○處○地○而○親○見○其○設○施○
張○弛○溫○恭○之○度○剛○明○英○卓○之○概○也○觀○其○人○論○其○世○名○臣○之○行○事○備○
而○古○來○用○舍○得○失○君○子○小○人○消○長○之○故○亦○畧○可○考○矣○編○次○者○誰○自○
漢○至○隋○南○城○張○君○百○川○也○唐○至○後○五○代○漳○浦○藍○君○玉○霖○也○宋○至○元○
安○溪○李○君○世○幽○也○高○安○公○既○定○其○規○模○三○君○纂○討○之○世○遠○潛○加○修○
飾○之○高○安○公○又○從○而○潤○色○之○蓋○高○安○公○贊○義○密○勿○於○
帝○廷○時○聆○疇○咨○之○訓○廣○明○良○之○歌○世○遠○又○簪○筆○起○居○忝○在○講○

筵侍從之末四載以來每親聞

聖天子之所以誨飭臣工示以忠誠體國忘私忘家者諄懇詳盡
非語言記注之所能繪可以垂之千百代而爲典謨爰推本此意
與諸君合訂此書以備朝夕之省覽起臣子之興觀有志之士奮
乎百世之下以斯書爲階梯而上溯焉臯益甘傅周召可比隆也
漢唐以下云乎哉

前後敘書本旨中間雍容品藻鬱爲鉅觀有高山深林龍虎變
化氣象

。。歷代循吏傳序

昔在帝堯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帝治之隆萬古爲昭及考二典終篇而知時雍之化雖本于峻德之明實因內有九官外有十二牧師濟盈朝循良布列也內無九官不能以成都俞吁弗之盛外無十二牧則承流宣化者闕焉又何能官得其職吏當其材蒸爲風俗哉十二牧之職卽漢之刺史牧守宋之節度觀察廉訪轉運等使也帝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蓋亦不外養之撫之厚德以風之飭屬以安之而已此後代循吏之極則也欽惟我

皇上畱心民瘼。選飭吏治。凡廉聲丕着。實績昭彰者。必加以不次

之擢。反是者。則降且黜。天下親民之官。爭自濯磨。以成時雍之化

矣。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

之。欲其嚴理之。欲其助措之。欲其備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

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

也。爲之教孝弟。敦睦婣。懲誣黜。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

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

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

爲利藪者。本心旣失。殃及其身者也。審此數者。其於帝廷。咨牧之

意

聖天子懷保之心庶有合乎南靖張君季長學古通務有守有爲之士也。適高安公與世遠欲修歷代循吏傳屬其手纂既成加以釐訂與名儒傳名臣傳並梓以行世遠不揣固陋敬論之於傍端以質天下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

傾困倒廩而格意自蕭然言外此文又別成一品。三篇意製相詭體格各別首篇細意斟酌次篇提筆直書此篇則息心靜氣自作一論先生之于文律晰矣學者于此參觀而有得焉亦可以盡文心之變。

。四書朱子全義序

聖賢教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子。朱子之
解四書也。有集註。有或問。有中庸輯略。有論孟精義。議論往復。則
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卽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
四子之書。平近無奇。畏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玩索也。於是
以經義取士。定爲程式。使自證其心得。而發揮其蘊奧。非由此者。
雖奇才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之背馳其說。附
會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頒之學宮。使天下讀
是書者。有所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畱餘憾。

矣。沿習既久。學者視爲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說。汨沒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言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錄爾悉稱。然必參之。或問以暢其說。參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參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至。故其行之也。力。以之爲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功業。則巍然爲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者。苦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之方也。相鄉。

相國魏貞菴先生有愛之採朱子諸書彙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
朱子全義先生輔弼兩朝聲績論著炳煥天壤顧此書尚藏于
家未鈔以行世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
生校而刊之兼山爲吾漳隱君子考訂既核剞劂成書念庭屬世
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願嘗讀此書而歎其義蘊
之畢該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
則爲說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
範圍其自詡爲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
也其爲空曠等恃超悟而誇新得者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

真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沉晦。則近世之講章。而朱子所詆爲俗儒者也。方今

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以上求之。四子沉潛。反復不囿于科舉。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之歸。治隆于上。俗美於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遠也。念庭克承父志。而梓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堂堂正正之師。可爲讀四書者之主臬。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歸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踪往哲，而振救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

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
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齟齬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
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蹠蹕厲。不過湖海豪
氣。矜已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
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真不遺餘力矣。而
其剛大之氣。發見于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教。毅然以斯
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籠侗自大。羅一
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使
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名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

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于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不懼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

老筆高文可想見先生自命。昔人謂三代後儒者僅做得鄉愿而做不得狂狷讀先生此文可謂詳哉其言之矣

○ ○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闢中正學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
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世遠序之因
述先生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
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朱張久
息而復益明凡其循循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三曰主
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澄之不窮理則天下
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

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已氏者。泆榮辱得失於一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于利勢者。實未

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朱張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躡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弊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大心學之弊也然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于外而無所止。尙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先生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道。藥詞章以正。而力啓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刻是書。

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純主敬之功。窮理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其言深切著明。可息諸家紛紛辨論。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闕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未可亭先生道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關於修身經國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

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
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
大羊之羶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
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
措之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
事之美言爲心聲辭尙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
心得不偷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
也

提筆直書不煩繩削而自合

○重修漳州府志序

康熙庚寅春、柏鄉念庭魏君守吾漳、余時在京師、君以治漳之政、下詢、余曰、夫正己清操、撫民率屬、君之本所學以措之治者、無待、余言也。顧吾漳郡志自萬曆至今闕百年矣。此政事之大者、非君、莫可。君慨然曰、是吾責也。治漳三年、政治民和、百廢俱舉。君已得、其山川、戶口、風土、人情、盛衰、因革、之大概。余時守制家居、謂余曰、都中所言、今可行矣。願以相屬。余退而慘然不寐者久之。曰、嗚呼、故老盡矣。薦紳老成、備知明季國初之事者、凋喪無餘。余小子、何知敢與斯役。且吾漳自百年以來、兵燹頻仍、典籍散失、守令將

校。尚。有。不。能。紀。其。名。况。於。鄉。曲。里。巷。匹。夫。匹。婦。之。微。其。孝。義。節。烈。
烏。能。家。考。而。戶。按。之。也。哉。顧。及。今。不。修。後。將。益。難。因。與。陳。君。石。民。
李。君。麟。蒼。陳。君。少。林。汪。君。嘉。仲。等。經。始。於。癸。巳。閏。月。君。不。憚。搜。羅。
不。惜。糜。費。凡。九。閱。月。用。就。厥。緒。甲。午。春。余。以。服。闋。入。都。人。物。賦。役。
二。卷。未。及。定。裝。陳。李。諸。君。相。與。續。成。之。首。末。序。論。以。及。義。例。傳。記。
君。又。增。損。而。潤。色。之。是。冬。劄。劄。告。成。君。以。書。來。屬。余。序。之。余。惟。賢。
人。君。子。之。為。善。也。非。有。所。慕。於。其。名。也。而。名。卒。歸。之。庸。人。之。不。能。
為。善。也。非。有。所。願。於。其。名。也。名。亦。不。及。焉。然。追。其。身。已。沒。其。子。若。
孫。往。往。以。得。載。志。乘。為。榮。以。不。得。與。為。辱。豈。非。恒。性。之。若。秉。彝。之。

○此○後○換○作○損○無○而○他○人○自○見○不○到○說○不○出

好○有○不○可○泯○者○耶○維○漳○建○郡○始○於○唐○初○僻○陋○瀕○海○然○山○水○峭○列○鬱
積○雄○奇○有○宋○朱○文○公○涖○郡○以○後○陳○北○溪○王○東○湖○兩○先○生○親○承○其○統
緒○道○術○既○一○禮○法○大○明○勝○朝○陳○剩○夫○蔡○鶴○峯○諸○賢○又○起○而○廣○續○之
沿○及○明○季○周○忠○愍○黃○石○齋○何○黃○如○諸○公○氣○節○文○章○尤○巋○然○爲○天○下
望○流○風○餘○韻○至○今○猶○存○吾○漳○人○之○不○自○菲○薄○也○得○無○望○前○修○而○加
勵○乎○且○夫○訪○古○者○考○其○山○川○審○時○者○識○其○風○土○察○變○者○詳○其○沿革
官○斯○土○者○雖○千○世○百○世○之○遠○猶○得○按○其○官○蹟○姓○氏○而○知○其○賢○否○有
所○鑒○于○前○斯○有○所○惕○于○後○而○凡○生○斯○地○者○知○科○名○爵○位○本○不○足○重
要○惟○砥○行○修○名○者○之○得○垂○休○光○於○無○既○也○是○則○君○所○以○修○輯○是○書

項事亦不可闕

之意也夫

持論特高是謂詞有體要

○鹿洲初集序

吾友藍鹿洲與余少同學。同受知於令君莘學陳公督學心齋沈公撫軍儀封張公。九試於鄉。不遇。選於庠。貢成均。朝之名公卿大夫。莫不高其才。重其學。

天子召見。授廣東潮州普寧縣。且曰。以彼其才。任府道。縛乎有餘。未三載。以不善事。監司削籍。潮之官紳士庶。各歛金爲輸。其所坐官。逋千七百兩有奇。太守延修府志。制府禮爲上賓。事多咨訪。而行代刻其古文若干卷。鹿洲郵書屬余序之。余惟今之爲古文者。患在氣不充。又在學不適。于有用氣不充。則雖掇拾妝飾。貌爲古。

質而薄弱短促氣不能貫三五行古人所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安在也學不適于有用則雖激昂慷慨抑揚反復而中無所有不能發而有言卽言之亦不能疎暢而洞達所謂坐而言起而行者安在也鹿洲負不羈之才敦內行通經史曉達治體平生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以振古人豪自命尙論古今敷陳事理洪纖高下振耀而傑出奔溢闕肆若夾山雨後之江溪巨石之裂懸崖絕谷使見者震駭驚愕退伏而不敢追視而按其言則又切近合機宜不如是不可以行如是行之則必有效鹿洲其可謂善養其氣卓然爲有用之學者矣方鹿洲名

見時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踞踏循故事鹿洲獨奮筆上五千言奏

此文不見集中

陳五事

天子下其議多施行非抱負不偶者能如是乎及作令觸怒監司

人或勸其承意屈節可以免禍鹿洲曰吾嘗歷澎臺涉大海出入

風濤雷浪管矢石入窮山密箐雜諸劉髮鑿齒刻耳文身之衆觸

毒霧受惡瘴氣而不懼况吾蒙恩作

天子令其肯毀方詭道以媚監司哉卒以此獲罪三歲而後得脫

粵之人自上達下莫不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之恐後此非

有浩氣者能如是乎以是氣而發之文其聲不更大以宏乎且使

居官之口稍有歉心。批政事後且無顏以對彼都人士。况能使之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恐。後且爲刻其文以傳世乎。雖然義理之氣氣也。血氣之氣亦氣也。有用之用也。觀其所養亦用也。鹿洲得無有未純于理義之氣。恃其用而果于一用乎。鹿洲今年且過五十磨礪浸潤。學益粹。養益深。蓄其氣以裕其用以發之于文。吾知文且進而駕于古。而又豈徒以文見哉。

鹿洲抱經濟有用之學。功在平臺此文極力寫生末段則竿頭更進

。入闈試牘序 代督學沈公作

方今

天子神聖。海內向風。人文蔚起。天下懷奇抱異俊。又闈博之士。莫不自奮於清時。蓋數十餘年於此矣。康熙壬午冬。例遣學臣視學四方。天子曰。凡所爲培植人材。體朕意以興多士者。莫亟於此。名翰詹詞臣赴內廷再試。命下之日。賜御書諄諭倍至。某以不才。謬膺闈中任。竊念闈爲理學之區。才士之藪。年來風氣日上。使者將何以仰報。聖天子責成之意也。說者謂校士之道。在公與明。以余觀之。公非難而明實難。夫公所以難者。身家與功。

名累之而已。余本寒素。通籍三十年。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先民之言。聞之素矣。又見家藏金穴。朝有石交。覆轍相仍。曾不旋踵。維名與利。直浮溫視之耳。然遂謂余操鑑之不差。則又不敢歲科兩試。俱刻期一年報竣。下車伊始。靜候郡縣送試。動需時日。通省試畢。彙冊送部。檢點磨對。前後約計三月。有奇。八郡一州。山峻水駛。舟車再歷。亦越三月。有奇。其中監臨校射。以及簿書案牘。紛披交迫。鮮有寧時。閩省生童。統計幾二十萬卷。明經太學。又若干。焚膏繼晷。緡閱再三。雖應世叔五行俱下。猶懼弗給也。且夫才多者。苦于○東○坡○神○境○往○往○如○是○子○當○在○學○中○佐○人○閱○文○德○賢○全○卷○兩○書○額少。聚織離絲耳。而整轡中原。僅于控勒馳驟之間。微分先後權

衡稍失則駢駢長鳴矣。才少者又苦於充數之難。求結緣於砥砢。求照乘連城於礪礪。安知不有一二瓦礫乘間而投乎。自惟入閩以來。精神勞瘁。時月亦所不知。余家在浙。如在萬里之遙。

九重至尊。如在咫尺之近。豈身家功名兩念尙足纏繞其俾哉。今所以刊布若干篇公之同人者。以明余苦心。斤在不忍聽其荒烟埋沒。非敢云轉移風氣。以品題文章。自任也。雖然。文所以載道也。制義者代聖賢以立言。非知道者其言之不能深切著明。是故經傳所以培其根也。諸子史集所以長其識見。而闕其議論也。余不揣固陋。欲于風雨爭飛魚龍百變之中。擇其語有根柢。辭尙體要。

者以爲之坊堂堂正正意在斯乎但明之一字自昔難之狐裘反仍通廟作結衣古今同歎余雖雜雜不負此心終不敢謂是編有當於海內諸君子也尙其諒我而教我哉

督學之難任此文道盡甘苦而其文亦如織離絲耳整轡中原

送鄂少保相國經畧西陲序

昔宋蘇文定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重臣。重臣者在朝廷之中。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敢奪。文定之論可謂篤矣。而吾謂國家之得重臣爲最難。必上有明聖首出之君。委任既專。恩禮兼隆。而爲之臣者又必有學問深醇之氣。正直之操。忠厚愷惻之懷。兼牧善下之度。凡政令之否臧。四方之利病。人材之賢否。進退。充服四裔之向背。順逆。莫不引爲一己之事。譽毀愛惡。榮辱利鈍。一不以介於其中。然後能同德一心。可內可外。可將可相。無所往而不宜也。雍正十年壬子秋七月。

欽命少保大學士一等伯鄂公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公朝之所謂重臣也。天子之所敬信體貌有加天下士大夫所望以爲鵠

者也。先是公總制雲貴廣西三省吏服民懷丕績遠播烏蒙之變不踰時而奏克。天子召入政府以三省所治專而不威宰相

所理淵而溥公夙夜寅恭襄贊疊疊。明良之契不能旦夕離也。茲以準噶爾餘孽尙稽。天誅兩路大將軍進師凱旋未奏。命

公往經理宣撫之。公此行揚皇威於萬里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周爰諮諏悉心謨畫相事機之會度戰守之宜何○大氣也○來○第○以○三○變○以搃其巢而得其要領何以防其逸而遏其奔衝以及糗糧芻蕘

長○運○短○運○之○何○以○順○適○于○輿○情○供○億○輸○將○官○與○民○市○民○爲○官○役○之○
何○以○底○於○克○協○或○名○募○土○兵○可○以○省○遠○役○師○旅○抑○或○威○信○所○敷○不○
戰○而○可○以○坐○屈○蠶○繭○搯○其○吭○而○革○其○面○夫○陝○甘○之○民○ 天子加

恩○數○倍○他○省○蠲○其○常○賦○增○其○物○直○貸○其○宿○負○恤○其○疾○苦○申○其○化○諭○

今○見○公○至○吾○知○士○民○益○誦○德○歡○呼○將○士○之○益○踴○躍○用○命○也○昔○唐○開○

元○盛○時○遣○宰○相○張○說○巡○邊○立○平○康○待○賓○餘○黨○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說○之○學○術○品○望○未○必○及○公○而○巡○邊○之○績○甚○偉○綱○目○大○書○以○美○之○宋○

仁○宗○使○韓○范○駐○劄○涇○州○不○數○月○也○元○昊○稱○臣○請○和○西○鄙○晏○然○無○事○

嘉○祐○治○平○之○盛○實○基○于○此○公○之○望○實○堪○與○韓○范○比○肩○而○準○噶○爾○餘○

以○殊○乎○結○之○章○法○極○稱○

博學文錄
三
醜○又○非○元○吳○等○夷○我

聖○朝○威○靈

皇○上○仁○明○聖○武○又○非○唐○宋○二○代○之○比○且○我

聖○祖○仁○皇○帝○所○赦○之○九○死○而○一○生○卵○翼○以○長○者○乃○敢○父○子○忘○恩○抗

背○其○不○可○道○也○必○矣

天○子○命○公○三○閱○月○回○朝○蓋○以○小○醜○不○足

以○煩○公○之○久○駐○而○且○夕○承○弼○其○不○應○昭○受○為○弘○且○遠○也○世○遠○與○公

同○事○禁○庭○公○不○余○鄙○辱○誨○勵○之○嘗○與○余○語○性○學○之○原○經○世○宰○物

之○方○知○公○之○所○以○稱○重○臣○之○選○膺○帝○眷○之○深○者○豈○徒○在○聲○績○之

外○著○哉

首段論重臣甚精中段核時務殊偉後以唐宋人才相比較錄
兩適稱惟文端不愧此言

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

首叙形勢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南鄰粵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蕃滋果檳嵐蛤硫磺水簾糖蔗無所不有固東南一大聚落也自鯨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水淺沙膠紆折難入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賴思齊勾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荷蘭誘倭奪之鄭氏被荷蘭爲巢穴傳三世今天子聲教四訖鄭氏擒滅設官置吏休養孕育垂四十年去歲羣

不逞之徒煽惑莠民。撞塘嘯號。賴天子威靈。將帥用命。舟師直入。七日奏克。天子特注意臺灣。簡監察御史中有敦實廉能。嫻猷略。知治體。可任以股肱耳目者二人。往按其地。黃君偕吳君膺新命以行。余與黃君同門友也。夙知君家學素履。君兄弟五人。皆有聲績。長公次公。以督學清正。晉秩爲卿。君年最少。由吏部陟臺中。能直已行道。不矯激沽名爲。

聖主所倚信。以夏四月至閩。余一見卽爲臺灣慶得人。君自童子試。至登進士第。未嘗出都門。茲將出波濤。航大海。奉天子命。以綏輯羣黎。神志肅定。忠慎恢廓。古所謂大丈夫者。君其

人矣。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闕粵無賴子弟土廣而民
雜至難治也。爲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
夫雜而不教則日至於侈靡蕩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
上無相維繫之情爲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又驕之
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禦騎之則恣睢侵軼于百姓
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
視彼不能備禦之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舉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
今海氛已靖臺地又安監司守令皆慎簡之員則所以教而愛之
者必周總戎藍君又平臺著績人也所以練而輯之者必至君與

吳君從容經理其間。慎簡乃僚。罔不同心。臺灣之人。行將數百世。賴之。豈徒南粵之奉伏波。岷山之傳叔子已哉。余淺人也。烏知事宜。然地近梓桑。不能不關心于勝算。君之至。自能不擾而核。不肅而威也。

直舉胷臆。莽莽蒼蒼。而按之實。有條有理。先生文奇而必軌于正。如是。

二希堂文錄卷二

澄浦蔡世遠聞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上高李芳蘭同舟校刊

○ ○ 諸羅縣學記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啓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牆皆圯。今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易故而新之。

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迤西爲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牆。榜曰禮門義路。牆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寡陋。何知爰。卽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

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
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于○誠○則○敬○然○後○誠○也○敬○
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茂○以○審○于○將○發○慎○
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
惟○讀○書○爲○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
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
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
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吾○父○子○兄○
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于○

家邦終于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爲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苟一得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于天地，以爲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爲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于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

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
理明則善人多爲國爲民胥于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陳君爲
我言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于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
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樸實侃透本末燦然蓋歷舉平日身心所得者以著之于言故
有味如此然中有奇氣鬱勃其間非他儒家姝姝暖暖之所能
及也

○月湖書院碑記

國家定調六十餘年。令漳浦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
明陳公始。公爲介眉先生令子。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漳浦。邑故
繁劇難治。公廉以居身。儉以養德。法立令行。邑人抵掌慶曰。六十
年來無此矣。邑賦役故備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旣至。究
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
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核櫃。雖
至親而無所波及。其始也。奸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于
今。公私利賴。課不懸籍。吏不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于

吾邑者也。邑忝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石齋繼起於後，彬彬雅爲閩中。最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修，最多士。月訂兩期，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兩期課古今文詩賦，崇正學，闢邪教，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康熙戊子二月，總督浙閩梁公巡撫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溪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於朝，調公南靖。邑人相率列狀請，置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糴鋤山積，公每出則號于道曰：公毋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邑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上命也。吾

不行將獲譴。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眾皆感泣。會有今藩司公子肩半也令輿東者道過浦。詣公至門問故。眾跪伏曰。吾儕以預賢父母不得故如此。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人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爲百姓過。告當事還我使君六月十一日聞及公將行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共翼公輿環跪泣曰。公毋去公乃入太學。李生家給眾曰。吾爲若等暫居此。若等請得命。留矣。眾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臥李門度公之出必由東門也。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問道由北門去。臥李門者覺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

出矣更相率追送十里許泣別而歸時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肆其譏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于上司之供億或苦于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莅漳浦十三年凡百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其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持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卒之萬喙同聲無賢愚一出于謳禱余于是歎公道之在人而廉吏之果可爲也公去後邑人歛金得二百有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

也。公諱汝咸，字華學，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竟體安詳，中間摹寫百姓遮匿處，如展畫圖，更可歌可泣。

朱貞女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今家宰輔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
家婦也。李公子家駒。實聘貞女。未娶而歿。云貞女幼。惡華綵服。加
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
燈。繹誦不輟。通四書小學周易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入家動止
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母。絕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
女子也。男也將。九。吾宗。突。性。至。孝。以。曲。禮。內。則。爲。的。膳。飲。必。躬。進。
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膳少減。卽惶怖。變形于色。暮必手整父
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晨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

得其懽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寂肅致容諸弟或嬉戲相
警警戒勿使知或給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婉實不知
何以見憚也家宰視學秦中陳夫人歸卒于途貞女痛絕復蘇泣
血三年他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歲辛卯李
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
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王母冷夫人喻其
意謂曰吾知若志願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愷然起謝
復治食家宰歸自秦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申前
說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家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

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家宰曰：於禮無之。爾裁之。以義遂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眾皆兩泣，莫能仰視。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聞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家宰曰：我羈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家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薦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達之。李公移書峻

拒乃止。且書告冢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慙矣。」已而不茹葷血。冢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不喜耳。」然以是終其身。冢宰自撫浙後，入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兩家，每見內外臧獲，虀勤肅，卽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冢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

先帝方眷倚奉，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激，賓友勸阻萬端。

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知大體愛，非所以全我父也。」

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于火，延

燒數百家勢甚烈。家眾倉皇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盛望避火求生者。眾惶駭莫措。迨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遽息。是夏之季。家宰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逢且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診視家宰論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戶部員外郎必階。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曰：我豈畏死者。寧死必不于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反以我死爲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既卒。弟堪以喪歸。合厝于李公子之

此與不避火而助他貞亦有能者

殯宮時雍正二年甲辰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閨門王化之始也。余觀宋貞女事。可風焉。昔孔子作春秋。于婦人女子中。有秉義守節。始終不回者。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隱公七年。書叔姬歸于紀。何休曰。叔姬。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約全婦道。故重錄之。迨紀季以鄒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曰。紀叔姬婦于鄒。啖助曰。稱紀。言紀侯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又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公九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致。

女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于宋。晉人來媵。衛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至襄三十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伯姬。蓋是時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肯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也。遂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王樵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今朱貞女之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問喪滅之後歸鄴以奉廟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節。勤家盡孝。以盡婦道。獨不爲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成九年歸。

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越三十四年而死于火。是時子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嫠婦。猶守保傅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與貞女合。特火息不死。異耳。其疾篤。不使醫者。診視則事異而迹同也。左氏以其姬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爲恒其德。貞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大家。猶女子也。卽以左氏之義。揆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非過者也。余故曰兼二姬而有之也。君子之道。過于厚。小人之道。失于薄。不以己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之常義。憂戚死亡。造次顛沛。不一動其心。非安于性命者能之乎。在天則與日月爭光。在人則爲女中夷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朱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之乎。夫道造端于未婦。家人睽必始于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言正家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于謹夫婦。所以附遠厚別也。言別之厚者。禮之至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齊敬也。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徒以奇節見。其和愉誠孝。雖肅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坊民。猶有婦姑娣姒之間。挾私財爭小忿。以喪其良。決其閑者乎。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章如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呻吟。徒以課文藝。取世資。雖讀聖賢書。漫不知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

之弗恤者異日得志又烏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爲國家有用之學哉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貞女耳聞目見及考之傳記所在多有然奇節之外他行不能備也宋貞女則無嫌不備文詳悉書之贊尤詞繁不殺比附確而析義精所以傾倒之者至矣文端公一代名臣得此女彌爲生色

烈女賀氏義婢安氏傳

烈女賀氏名千金，山西崞縣人。貢生賀岷女也。世居陽武村。自幼貞靜，不苟言笑。許適國學生郝維藩之子琪。維藩年老，止一子，不幸卒。烈女聞訃，飲泣不食，欲死。又念舅姑之靡依也。先是同里有狄氏，名悟姑，未嫁而夫死。適夫門立嗣，奉養舅姑，終身烈女欲效之。父母止之曰：「守節事難，終身路遠。爾年幼，無輕言。」烈女流涕曰：「我豈不知，但念兒往，使二老人終其天年。郝氏有後，兒願畢矣。父亦何所靳焉？且我未適人而夫死，命可知矣。何不使妾爲未亡人，強我使二天也。」婢安氏者，母所養女也。聞斯言，繼悟姑以贊之。且

姑傳

○地起下

○插物即作悵

○烈女○私○效○奇○按

曰○悟○姑○子○長○名○成○焉○苦○哉○果○行○之○我○當○朝○夕○侍○奉○生○死○不○負○姑○梁
氏○至○賀○氏○烈○女○一○見○執○婦○道○情○辭○慊○慊○姑○大○喜○謂○我○家○無○婦○而○有
婦○將○無○子○而○有○子○也○父○母○知○其○志○不○回○許○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
二○日○孤○車○素○服○望○門○奔○喪○至○夫○家○撫○棺○痛○哭○易○衰○經○使○歸○謂○父○母
曰○兒○今○有○家○矣○復○勸○舅○姑○曰○死○者○不○可○復○生○母○悲○傷○撫○嗣○勸○家○吾
責○也○居○兩○月○孝○敬○備○至○乃○議○立○後○郝○族○無○同○行○幼○子○族○人○利○其○產
也○阻○其○事○不○行○烈○女○仰○天○大○慟○曰○天○必○欲○絕○郝○氏○耶○日○與○安○氏○出
入○必○偕○私○相○密○語○舅○姑○前○則○好○言○以○慰○八○月○十○七○夜○二○人○沐○浴○櫛
縱○烈○女○著○郝○門○新○衣○更○常○服○以○衣○安○氏○舅○姑○衣○履○及○遺○父○母○嫂○妹

紉織服物各封識雞初鳴猶聞語聲比且門不啟排戶視之烈女

左安氏右同梁而絕貌如生烈女年十五安氏年十七邑宰馬侯

親為祭奠申報格於例雍正四年奉特旨採訪忠孝節義巡撫

石公以其事聞各給帑金建坊以旌之

論曰賀烈女義行卓絕抑安氏者尤足奇也烈女許適郝門安氏

未嘗許媵也既媵而守節春秋貴之紀叔姬是也安氏並未許媵

為其主故也烈女性行乎貞於安氏何所印須然二人同心同死

均足奇也或謂安氏言及悟姑之事有類於好名非也所惡於好

名者謂無其實而事不終者也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屈子恐修

名之不立安氏見悟姑而慕效之此與志士則古希賢之心何異
初欲孝養尊章昌後成立事激中變賀不負邠安不負賀名垂于
載不虛矣

此真奇事亦古所希有者

○ ○ 與陳滄洲總河書

都門握別、示我詩歌、餞我別酒、意思惓惓、回思離索、不覺七年、伏念明公以百折不回之氣、特膺 聖眷、爲天下開府之首、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偶然哉、韓昌黎詩云、中朝大官老於事、豈肯感激徒妍媸、此爲全無氣骨者言之也、諺曰、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始易而終難也、班孟堅載匡張孔馬、取以合傳、贊語謂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然皆持祿保位而已、唐蕭至忠、元微之、其始非不卓然直節、綽有名譽、後不免依附以就功名、卒之功名不可就、徒貽末路之訊、由斯以言、難乎不難、明公蘊蓄宏深、道力素定、兩

爲郡守爲民請命屢遷大吏實政入於閭閻名譽馳于四表茲又蒙特達之知出總河政下車伊始規模宏遠其綜核名實調遣得宜者固不待言卽如解捐輸之任不欲以利權自浼也効力人員赴轅自擇不避嫌疑以圖實效也薦賢一疏上爲國下爲民明公自負與古大臣何若也世遠竊觀大臣之有名績者漢有鄧禹魏丙諸葛公唐有魏鄭公宋廣平陸宣公宋有韓范司馬李忠定明公自負與數十人者何若也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于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槩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

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
槩○則雖知其然○發之不易○守之不固○矣○無傲懼之心○則自信太過
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
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于明體達
用之學○彼夫已氏者○見其一二事之不甚曉練○斷決則嗤之曰○使
我爲之○當不如此也○偶辦一事○斷一疑○則又以驕之曰○使其爲之
必不能此也○嗚呼○其本已失○尙得以驕於此乎○此不失爲君子○彼
終成爲小人○君子之所全者○大小人之所壞者○多何得以語于此
也○然亦此之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極也○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

之○可○以○關○夫○夫○之○口○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爲○能○兼○也○不○自○以○爲○○賢○者○可○受○能○兼○者○正○吾○所○謂○傲○懼○之○心○也○傲○懼○之○心○非○畏○惡○也○其○氣○彌○剛○則○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明○公○信○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其○進○○退○○處○○在○此○○妙○○在○○出○○恐○○難○○出○○使○○契○濶○七○載○適○余○田○生○學○丈○赴○任○之○便○附○訊○與○居○不○覺○其○詞○之○長○如○此○伏○惟○諒○我○而○教○我○焉○不○宣○

明切警暢爲大臣者俱宜座置一通

○與楊賓實先生書

索居七載。每思都門時。受詔編纂性理之書。數十日內。辨晰毫芒。切已體驗。或商確經濟。或旁及人間。開我聾聵。受益良多。世遠嘗謂方今天下才賢輩出。要其踐履篤實如先生者。未數數見也。世遠自乙未冬侍安溪先生回閩。明年春撫軍海康陳公聘主鰲峯書院。丁酉春安溪先生回朝。以母老不能隨行。且於出處進退之義。不敢或苟。送吾師至會城。隨以侍母回家。其冬遽遭母變。益不復與人間事。課訓子弟之餘。邑人士月訂兩期。延至泮宮講學。學術疎庸。不過自盡吾心。藉以自淑。非敢云有補于世也。數載

以來恭聞先生特簡直隸監司旋開府雲南正人高位邦家之

光○范○華○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其

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已○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

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雲○南○何○幸○而○得○大○儒○開○府○也○朱○子○稱○王

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

也○卽○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

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

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

○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

此○是○節○目○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

比○是○樹○本

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
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爲○不○如○是○則○吾○國○不○當○強○而○已○王○
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
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爲○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
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爲○無○與○於○事○功○陋○矣○先○
生○懇○惻○條○理○有○如○仲○淹○而○謙○牧○抑○畏○之○氣○抑○又○過○之○但○所○謂○懇○惻○
者○無○盡○而○條○理○者○無○窮○事○變○繁○多○土○俗○各○別○所○謂○條○理○者○尤○難○之○
又○難○先○生○其○亦○不○敢○不○以○爲○難○者○乎○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
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已○廉○靜○而○屬○

貞奸貪或限于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雲南越在僻小政教之行比中州內地較易吾知先生之用法以濟廉者仍本所謂懇惻條理者以施之世遠行樂觀其成焉

中間論王霸分別處最精最深霸者不患無條理而患不懇惻
情者不患不懇惻而患無條理且條理無窮一部周官古人之
條理也一部廿二史後代之條理也而因時制宜今又有不相
襲處故曰難之又難

祭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文

嗚呼世遠方在苦塊之中。哭吾母也。今又哭吾師哉。嗚呼吾師之於余小子。可勝言哉。歲己丑。吾師主禮闈。世遠成進士。吾師薦之。夫子特命讀書中秘。耐是惠訓不倦。迨我者不徒在語言文字之間。期我者有出于功名爵祿之外。嗚呼可勝言哉。世遠服習朱儒之書。歷有年所。自吾師啓其鑰。而發其覆。生平學識始有依歸。嗚呼。不謂荒陋如世遠。猶欲進之以程朱之學也。世遠幸際明時。雖櫟社無中繩之材。然野人懷負。眩之獻已丑冬。吾師攝行郊天之禮。齋宿天壇。獨名世遠與語。久之。謂曰。子抱經濟。何不盡言之。因

得盡吐於前。質論商確。過夜分。嗚呼。不謂迂疎。如世遠。猶欲策之。以經世之務也。世遠。雖無中智之質。然有好善之心。每見端人正士。及一言一行。足錄。皆心識不敢忘。議論之間。偶有所及。吾師禮待有加。時有薦拔。嗚呼。以世遠之愚昧。猶不以可否爲無足重輕也。庚寅秋。世遠以省親假歸。臨行贈古畫一幅。乃龜山立雪圖也。嗚呼。師雖不言。世遠敢自棄乎。逾年。遭先君子之變。啖教三年。燕閩萬里。愛憎不一。毀譽叢加。雖素號知交。尙不敢保其聞流言而。不信。吾師確然不惑。服闋入都。日特薦世遠分修。御纂性理精義。承君子之提命。受。

聖明之指畫。人生至樂。無踰於此。是秋侍吾師歸里。適撫軍海康。陳公重振菴峯書院。問師於吾師。薦世遠往主其事。嗚呼。菴峯人材淵藪。九郡之英。咸萃。竊不自揆。欲推明吾師之學。以振道南之緒。以復鄒魯之風。雖德涼學淺。不自知其蚤力之負山也。丁酉春。吾師趨朝。道出三山。世遠率諸子弟。請臨書院講學。自開府以下。觀聽者千人。今所刊菴峯講義是也。方欲俟吾師致政歸里時。擇其尤者。攜至榕村。親聞謦欬。俾有成就。誰知訃音至哉。嗚呼。古稱師弟之誼。有知我之感。成我之恩。吾師之知我。成我可勝言哉。悲悼之深。辭不能文。敢敘其區區如此。至吾師躬承絕學。有繼往

開來之功。遭逢聖明。有弼諧亮功之績。此自有天下後世之定評。國史之紀載。世遠亦他有敘論。故不贅而特云爾者。嗚呼。惟夫子知我也。尚饗。

專就自己寫其知厚之情。與穆堂集中祭安溪文三篇致意各別。

書李文饒傳後

李文饒古今才相也。余觀其在浙西也，汲汲不忘君，其治蜀也，聲
施爛然，而其相武宗也，事功幾過于韓琦。當武宗時，天下可謂多
故矣。藩鎮之橫，擾於西夏之師也。小人雜進，非如治平之時也。文
饒雍容其間，天下晏然，受其福。琦相英宗，何以過是哉。就唐代論
之，氣節不及朱璟，而才並乎姚崇。風度不及張九齡，而行純於張
說。高志不及李泌，而功績著于令狐綯。就他代論之，呂許公、張江
陵，輩遠不及之矣。莊聖太后臨朝時，許公功爲多。江陵相業亦未
可輕如貶韋弘質，貶范文正，貶劉臺。其專擅亦適相類。然文饒雖

抑樂天而不用。猶與陷富弼高拱者。不可同年語也。雖其朋黨之心。執而未化。然牛黨皆小人。君子諒焉。且洛蜀猶不免復。何怪于文饒哉。朱子作綱目。書曰。李德裕卒。而不具其官。余不能無憾焉。

萬世公論文饒可無憾于天下矣

○ 曹陳靜恪先生傳後

人生百行莫過孝友。就其造極而言之。則孝爲難。父母之恩大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之詩。備極深痛。自非立身行道。養志尊親。行造其極。未足以語於大孝也。孔子稱大孝者。舍舜之外。無他焉。就世俗而言之。則友爲難。愛父母者。子也。愛子者。亦父母也。人子能如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以愛父母。則孝矣。不然。安常處順。奉養服勞。雖未爲孝。亦未嘗以不孝聞。至於兄弟。其始也。分形聯氣。傳衣共食。至戚也。迨其後也。妻子間之。財產間之。奴婢間之。始則財不相通。繼則氣不相下。私意一起。寢以疎薄。自非友悌深至。外

盡其和內盡其誠鮮能免此譬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解之
者曰進進于善不至於姦也余聞之師曰非也言其和孝懇至自
能進進于善不格其姦也格如格君心之格君臣以義合故積誠
以格之陳善閉邪格其非心父子兄弟以天合烝者詩所謂烝之
也○解○此○意○然○則○意○浮浮也若以格君心者格之則有所不合矣記曰人子之事父母
也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余亦曰仁人之于兄弟也起和起誠務修
其極苟以其難處也而置之是恕也以其必不可已也而驟之是
激也不激不恕起和起誠弟之至也常則既翕而和樂變則同憂
而共患誠與和之所積也余讀陳靜恪先生傳有感焉壬辰海氛

之亂先生仲季同圍城中。仲兄以拷餉就繫。先生自詣軍門請代。帥憐而義之。餉得稍減。事平家旣落。以眼疾廢。仲氏家尙饒。或勸分其餘財。不答。此二事者。余甚偉之。常人爭錙銖於平日者。有矣。况已詘而兄饒乎。悄悄於毫髮小事。有矣。况遭難而肯代之乎。是真可以風世矣。先生之子名元麟。字石民。與余交最篤。石民之事親也。至孝。與先生晨夕相隨。蔣花茹著。考古談經。父子之間。優游怡愉。樂之至也。故先生兩目復明。石民登鄉薦。先生猶及見之。先生行事。李約聖先輩旣爲之傳。林君侂人又書而跋之。石民屬余書于後。余嘉二事之可風也。故詳論之。且以見能孝者必能弟。能

弟者必能孝能爲悌弟者必生孝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中間釋書至精其論待兄弟處尤可法

題陶存軒歸去來館圖

余與江右陶君存軒同歲舉於鄉已丑成進士又同同讀中秘書
越明年給假省親同舟車至浙存軒嫻問學負節槩不肯苟同於
人顧不余鄙志亦同也存軒散館後授檢討南歸存終焉之志余
亦家居十年雍正元年蒙

恩特召侍禁近又十年於此矣存軒雖不出顧當事欽其行慕
其學延主豫章書院修省志倡學大江以西爲不朽盛事君子之
生于世也或出或處或遠或近迹不必同要本此不愧吾心者以
不虛其生有益於世焉斯已矣一日謂其子弟門人曰吾將山隱

矣。匡廬山有歸去來館。茅屋數椽。靖節先生之故址也。存軒構得
之。悠然獨坐。其樂只且。歲壬子。長子學樞。以中翰進京。出圖索余
題其首。余素慕匡廬名勝。而未得至者。異日得假南歸。道江右。逕
匡廬。遊白鹿洞。拜謁文公遺像。讀楣間洞規之揭。誦象山義利之
章。體文敬諸先生續規領要。而觀在洞從學之士。復有昔時之傑
乎。又將繞而西。訪存軒于歸去來館。以訂新知。而商舊學。荒落之
餘。未知其果同焉否耶。

存軒名成吾鄉。謝志實出其手。有文集。未刊。予在京時。于廬容
菴先生座上。得一見。而未及讀。今觀此文。其人乃遺榮樂。以如

是可謂吾鄉一典型矣此文意象圓融在集中爲另一格蓋先生晚年之文涵養深而念慮淡矣